



朱剑关于张謇研究的一封信

□朱 江

1962年1月,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祁龙威、姚能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邕等人到访南通,与时任南通市副市长曹从坡商谈。他们的目的,是建议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利用假期时间,来南通整理大生档案,编成史料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曹从坡对此表示赞成。这个提议最后没有得以落实,但促成《张謇日记》的出版和曹从坡《张謇的悲剧》的撰写,最重要的是推动了大生档案向南通市档案馆集中,得以免遭“文革”的损失,是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的。与此相比,报道的不当只是一个小失误,尚可谅解”。

当时供职于南通市委革命史料编辑室的穆烜,对于祁龙威一行的来访,在1966年曾有过回忆:

1962年1月,我去南京参加省文联会议,回来时,已近春节。到机关,即听说蔡邕来了。蔡等一行,共四人:蔡邕、李某(二人均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祁龙威(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姚能(女,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我回市的第二天下午,蔡等四人由曹从坡陪同,来我办公室,看张謇日记,我即取出,让他们翻阅了片刻。祁龙威看了辛亥的部分,指出几条认为很有史料价值。他当时就建议蔡邕出版日记,并说,可加以整理、笺注,就更有史料价值。

2006年12月7日,穆烜在《20世纪60年初南通张謇研究实况资料》的《说明》中,特地回顾祁龙威的南通之行,认为“当年他在报纸上发表新闻,说扬州师院在南通发现了《张謇日记》,这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反感。但现在客观地看,祁等一行那次南通之行,对南通的开展张謇研究,收集有关资料,出版《张謇日记》,特别是使大生档案向市档案馆集中,得以免遭“文革”的损失,是起了最初的推动作用的。与此相比,报道的不当只是一个小失误,尚可谅解”。

2022年1月13日,笔者拜访穆烜,提及1962年《张謇日记》出版情况。笔者问穆烜,他在南京期间曾经拍过一张办公照片,桌上摆放着《张謇日记》,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穆烜的回答让笔者有点意外,竟然是祁龙威。原来祁龙威知道穆烜带着《张謇日记》去南京,也带着相机赶了过去,准备把《张謇日记》拍摄下来。

已故原南通市委书记朱剑,对此亦有回忆。朱剑时任市委秘书长,他的回忆与穆烜基本一致,只是祁龙威一行来南通的时间,两人的回忆稍有差距:

1961年冬,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蔡邕(曾担任过中共南通市委主任秘书)和扬州师范学院讲师祁龙威来南通,在穆烜同志处看到《张謇日记》,提出打算出版这本书。1962年2月,市委派穆烜同志带着《张謇日记》原件赴南京照相制版。(穆烜)就祁龙威讲师因急于开展研究,欲先行一步自行拍摄日记一事,写信向我请示。我觉得此事关系重大,应积极、慎重处理。于是,这一年3月10日我亲笔复信给穆烜同志。

南通市委认为《张謇日记》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出版《张謇日记》,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原件,也有益于社会各界的利用。这种气度和雅量,即使放在今天,也是让人推崇。这可以从朱剑1962年3月10日给穆烜的信里感受到:

穆烜同志:
来函均悉。其内容已择要告市委诸同志。
看来,《张謇日记》之发现和付印,是学术研究上具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们花点时间于此,是值得得的。对这一资料的保管,我看,一方面,“如获至宝”,切忌散失或损坏;另一方面,还应给确实需要使用的单位或个人以方便。它是祖国的历史遗产之一,不能有或者使人误解为:它成了一个市的或者某个个人的私物。你以为是为何?

从坡同志仍在上海,大约到十三、四日告一段落,可能去崇明一趟,别地不去了。搜集张謇函电稿事,他已搞到一部分,在他表兄处无所获。关于写序的问题,待他回通后再作研究。

一厂的档案资料,已拟于最近几天运来市档案馆,公安部门调去的部分,老杨打算去看一下,也设法统一存于档案馆,以求一公司档案之完整性。

你如有暇,能否做这一工作,即将当前全国范围内讨论张謇问题的简况,几种不同意见在论争,各持观点若何?拟一较详细的简报,给地委、市委负责同志参考,也可待从坡同志回通后,考虑在南通的学术界相机展开讨论。是否可行,请你决定。

祝你春安

弟 朱剑

三月十日

由这封信还可以了解到,南通市委关注学术界对张謇的研讨情况,曹从坡不断地探寻张謇函稿的下落。曹从坡还有着更大的计划。1962年4月20日曹从坡在上海给穆烜写的信里提到,他在上海与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逸峰请教企业档案整理事宜,至于大生档案,除了借助扬州和上海的力量整理出版外,“如果南通竟无几个人研究,以至竟不能熟悉这些史料,也是极大缺陷。有这些史料为条件,是可以培养学术上的力量的”。今天细品这些前辈的话语,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宽广胸怀,让人肃然起敬。(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一壶水总是会开的

——追忆恩师冯则义

□陆晓云

敬爱的冯老师,今年1月25日上午见您还好好的,没想到五一劳动节突然噩耗,从此天人两隔。

我自小喜欢画画,美术课堂学习最是轻松,加上美术老师表扬不断,倍感愉悦。把同学相貌特征用速写画在白纸装订本子上是我课间开心之举。直到1986年,我高一快读完还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消遣着这份爱好。这一切父亲看在眼里不知如何决策,因为画画当时只能考文科院校。于是暑假他带着我的习作,到了当时还在跃龙中学工作的冯则义老师家中,老师看后给予了肯定,并说考上大学艺术本科院校应该没问题。这样父亲才同意让我以理科见长的我选择画画学文科,两年后我以应届高中生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

每次去冯老师家,他总是乐滋滋地给我展示新作、独创的技法。如山的画卷记录了曾经的南通街景校舍、阳光草木,见证了这位痴迷画画老人笔耕不辍的日常。案台、桌椅、床榻即将堆满,他也享乐在其中,即使耄耋之年也去户外写生创作不断。平凡的纸张、国产的颜料却能让画面常新,简约质朴之中透露出平静而恢弘的气象。回来后我总深受鞭策促动,作为晚辈、弟子天天忙于杂事而画画甚少,内心不安。

这两年,他画画似乎减量了,因为家中桌上的笔墨、半成品画作不多见了,他说常常与师母下午散步濠河畔、五山景区,每天一个多小时。他高兴自豪地告诉我,多年不去医院看病,医保卡也积攒了好几万余额了。笑对命运不公和挫折以及保持快乐健康的心态是他传播给我的正能量,晚年还把经络养生的书籍给我翻阅讲解,自己归纳的养生之道手写版给我一份与家人分享。

“我和你讲,一壶水总是会开的”这本是一个生活小常识,但是从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的课堂里讲出来却充满哲思且意味深长,这是我的恩师冯则义老先生的教育名言。

冯老师平易近人,个子不高却爱蹬着不矮的自行车奔波往返于学校课堂与家的路上。授课没有华丽的言辞,话语朴实乐观,仿佛温暖的烛光,给每个困境中的同学带来希望。恩师用南通话讲课尤其生动有魅力,就是这句经典的“我和你讲,一壶水总是会开的”,引领我——一名喜欢画画的中学生迈进了艺术殿堂。他退休第二年即我大学毕业分配走进了冯老师工作过的南通大学,画画成了我终身的爱好,美术老师是我一生的职业。冥冥之中注定教鞭接力,薪火相传。

冯老师给我们希望,鼓励我们前行,水一壶一壶地烧开了。虽然我知道炉火终将熄灭,却出乎意料:来得这么快!

师恩难忘,教诲常驻,冯老师,愿天堂的您没有病痛,依旧春风化雨,桃李芳菲,笑容永驻!



漫步西南营

□苏子龙

人民路南,环西路东,被高楼大厦环绕着的,是一片低矮老旧的民居房。从高处俯瞰下去,看到的是屋脊连着屋脊,黑压压的一大片。这里便是久已闻名的南通市西南营。

好友戴先生告诉我,西南营历史悠久,是受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政府正在规划整治修建,力求重现昔日的风采。他让我去看看,不然,以后就看不到西南营现在的模样了。

我怀着浓厚的好奇心,花了三个多小时,在西南营里转来转去,几乎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巷子。但见每条巷子宽不过三四米,长的不过百余米,窄的只够一人行走,房屋皆是青砖黑瓦,毗邻相连。

关于西南营的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已多有介绍。从这些介绍中,不难想象这里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昔日辉煌。

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房屋年久失修,门堂杂物横陈,院子里垃圾遍地,杂草丛生。偶尔有几棵树木长出墙外,才显出一些生机。此时的西南营,大多数人家的门都上了锁,旁边贴着动迁的告示,说明这里要整治修建了。

那么,整治修建后的建筑能恢复原来的面貌吗?如南关帝庙巷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明清住宅、冯棋杆巷的明代住宅、掌印巷的清代住宅、惠民坊巷的顾氏住宅,以及其他为数不少的民国时期的建筑。

我信步来到西南营36号,这里是赵丹的故居。赵丹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代影帝,青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里。故居门旁挂着一块铜牌,上书“市文物保护单位”,标明是民国建筑。文字介绍说:“故居现存两院,前院坐北朝南屋4间,对面北向屋4间。后院坐北朝南屋5间,东侧偏房2间,并与南向主屋相连。”

幸好,旁边的小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门进去,迎面看见一位中年人正在洗碗池里洗菜,左边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子,养着几盆花草,堆放着一些杂物,显得有些零乱。我问:“你是这里的管理人员吗?”他说:“我姓赵。”我猜想他可能是住在这里的赵家的后人?,便问:“这里怎么跟介绍的不一样?”他用脚点地点地面,淡淡地说:“这里本来是房子呢,被毁掉了。”

赵丹故居的原貌早已不复存在,只剩门口的那块牌子了。我在想,赵丹故居将如何整治修建呢?恢复原貌大概是不可能了,如能将其修建成赵丹纪念馆兼故居,供人们参观和游览,未尝不是一件有益于文化交流的盛事!

其实,在同一条巷子里,距赵丹故居不远处 的29号,便是修建后的金沧江故居。

金沧江为朝鲜历史学家、诗人,于民国

四年应张謇之邀定居于此。故居为坐北朝南的一进小院,南北平房各三间,西侧平房两间,北房中为会客室,西间为其卧室。如今这里已修建一新,高大的粉墙和黛瓦屋顶蔚为壮观,门厅内摆放着金沧江的半身雕像,室内陈列着保存完好的金沧江文物。现在这里既是金沧江故居,又是金沧江纪念馆,每周开放六天,成为西南营一道醒目的风景。

修建一新的还有惠民坊西巷,南通文人卢心竹的故居,现为梅庵琴社所用。这是一座清代建筑。如今粉墙黛瓦,异常醒目。主体建筑采用通廊勾连,并没有雕花门栏,精美独特,院内置有假山,盆景花木繁茂。

梅庵派古琴艺术起源于山东,兴盛于南通,其琴曲风格及演奏技巧形成了梅庵特有的艺术风格,誉满海内外。

在梅庵琴社的大门旁,挂着几块铜牌:“梅庵派古琴艺术研究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庵派古琴艺术传承基地”。现在这里经营着梅庵派古琴艺术的研究、保护、交流、传承、展示,致力于传统古琴制作技艺的研究保护、传承交流。平时琴声悠扬,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充满艺术活力。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到惠民坊西巷拜访过南通著名诗人、画家卢心竹老先生。在他宽大的庭院里,有假山,有花木,有盆景,满目琳琅。他创建了紫琅吟社,平日常里文人雅集,谈诗作画,令人乐不思归。像卢心竹先生这样的庭院,在西南营有记载的不在少数。近读王其康先生所作《惠民坊顾氏宅院軼事》一文,方知道顾宅经过几代人的打造,成为一座豪宅。整个深宅大院,围绕三个花园布局,走马廊沿,亭台楼阁,是典型的苏式建筑,可惜后来都陆续被毁坏了。

西南营面积约8.4公顷,规划中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6.67公顷,本着活化传统保护、改善宜居水平、提升城市功能的目标,将名人、民俗、传统工艺,最大限度地传承和发扬其自身的特色价值和空间特质,体现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复兴。

西南营和寺街的保护、整治、修建,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南通市崇川区为了解决民生问题、盘活老街区、优化人居空间、改善人居环境,不惜投入相当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加以实施。如今,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整治修建规划方案已公布征求意见,街区的居民正陆续迁出,有的项目已经开始进行。

可以想象,整治修建后的西南营,将会呈现出建筑风格独特、文化氛围浓厚、吃喝玩乐惬意的繁荣景象。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更感谢崇川区和所有投入街区保护整治修建的同志们!

特殊的“背影”（上）

□杨 譔

在经历了被疫情困扰的三月四月之后,忽然懂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等语的无奈与沉痛。

足不出户的日子,书读不下,创作亦无激情,很多时候,只是静坐在窗前,听那遥远的鸟鸣。不喜不悲。

整理那两个月的“随笔”,感觉那样的无力与无聊。且把它看作是一个小人物在此特殊时期真实生活的“背影”吧!

惜哉!

张之洞在督学河南时写信给父母,说自己“在衡文批卷之际,凛凛自惧,恐有不足,有负朝廷。又说自己评判文章的主要依据是:“凡文字之发皇正大者,其人必去忠不远。而言之无物,专以卑靡柔弱见长者,其人必鲜气骨。”他认为以此为衡:“虽未必尽得其才,然亦虽不中,不远矣。”

文有“文如其人”之说;书有“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之说;画亦有“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之说。书画,实亦广义文章之一种,眼下偏是“专以卑靡柔弱见长者”大走红运,令人扼腕不已。即使不以艺格论人格,仅从审美角度言,发皇正大与卑靡柔弱,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不必多言。

大乐

读袁中道《游居柿录》至“与龚舅散木及静亭、方平弟登舟,移至江北沙上,席地坐,画字为乐,稍悟古人印泥画沙之妙”,不禁呵呵。十余年前,余尝于厦门演武大桥下海边沙滩上,以石子画沙,悟古人“画沙”笔法,归后撰文发表,某高校一著名学者读后,来电言其颇不以为然,一时间又无法辩驳。掩卷自乐。

铃印

书画作品上铃印,如人簪花,合与不合,在气质不在形制。观人所用之印,可知其人对艺术理解深浅喜好之大概。常有书画家自刻用印,不甚工,然颇合,内在精神相通之故。

兼顾

为他人刻印,宜兼顾人之阅历、性格、修养等,统摄其众因为“一色”,调此“一色”入“我色”,成“第三色”,此第三色即为他人所刻之印也。又不能一味顾及他人之风格,“我色”当占六七分、七八分,意在令所刻之印与他人作品有相合、相调和处,又不失自家本色。此理亦如与人相处,有些事可以迁就,某些事则须不失原则。

题画诗

题画诗贵在不为画面景象所困,既切题,又说自家话,令生画外意。东坡《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欲上之景东坡何曾见也?忽有此联想,亦即离离,画境因之陡然机趣灵妙,似有无限生机随春水汩汩涌来。吃河豚同吃蒌蒿,以解河豚之毒,古有此说。东坡忽作此两语,即诗人之旷达与真率,为吃河豚而情愿“直那一死”之老饕形象,跃然纸上矣。

汗涔涔

某日,突然产生对自己近作作仔細剖析之冲动,像平时剖析历史上之经典一样。几秒钟后,觉热汗涔涔矣。艺海无涯,信然!

论文

论文首重格,次重才,次重理,最后为言词。言词如衣着。格高者,才、理、言词均佳;才高者必通理且娴熟言词,然其格则有高低不一。



立夏小趣 孟鑫

怀念,日子里的那些“无用”

□古 剑

边的,就是你最好的,日子就是一种习惯,就在你举手一够之间。

端砚是文房四宝中一种好砚,越磨越润。有的时候,墨能在砚台里停留许久而不干涸发脆,掀开,还能闻到一些淡香。磨墨的时候,大凡就是谋思的最好时机。如果有佳人作陪,自然你能看到更美的风景。柳永作词,想要那些歌姬是作了不少磨墨的功绩的。一把好壶也是这样,上等的茶,是它最好的养料。养一把好壶,据说需要一个人一辈子用一种上等茶,泡在壶里。即使空壶,也能闻到茶香。一把顶级的二胡,据说一定不会是新的,而是一位老艺人拉了一辈子的胡。据说,这样的胡,挂在那里,你似乎也听到琴声。

琴瑟和鸣是日子一个佳境,人人向往;砚与砚台,人与胡琴,需要在千万次的抖转磨合中,互补、依衬、包容,才能和鸣。

不是,世界上最无用的,往往又是最珍贵的,比如那些平淡,那些冷藏,那些文火,那些顺手,以至于那些互相的迁就,对于熙熙攘攘的功名利禄,都是散落的,退却的,甚至是无用的,但对于日子,却是最值得怀念的。